



，在衆小子面前出洋相，也怪不好意思的。於是他不禁想起了那光頭明星尤勃連納、泰利沙瓦拉，不照樣也能以光頭出名嗎？況且又涼快又省錢（否則錢真的不够用）尤其是那「五〇〇燭光的大灯泡」在基礎大樓旁邊的那條幽暗的小道上，直可派上照明的用場，至少也有瞎子提灯的功用；何爲而不效法之乎？

諸君知此，光頭之用豈不大哉！趕緊效阿C理光頭猶未遲也，猶未遲也。

× × ×

彈簧運動

我是隻小小鳥，飛就飛，跳就跳，自由逍遙；
我不知有憂愁，我不知有煩惱，只知歡樂。

阿C從小就「皮癢骨癢」的，見東西便摸，拿到便用、便踢，阿C的父母常想：此兒若酌加調教，將來必定是運動界不可多得的將才。及稍長，逢年過節家中殺雞宰羊什麼的，都是阿C親自操刀下廚的，也還頗有心得的。及高中畢業時，阿C想：以A中的身份進屠宰業是不相稱的，因此阿C只好進入有同樣性質但對象不同的醫學院。但在此，阿C常感嘆他的運動專才無用武之地，尤其是他那一手好箭術。

且說阿C升上Sophomore後，才發覺上天是有眼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兒時的拳腳工夫全可派上用場囉！原來電化教室是一間罐頭食品製造室，尤其是製造沙丁魚，電一通即刻製成。但罐頭是要在最上面最前面的才是吃香的。因此大家費盡了心機，如何才能爭取到那些包廂，至少也要有個地盤。「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他展露了彬彬君子的風度，在弓上裝上裝有名字的「波波樂」（射在玻璃上波波響的玩具），等前面班級一下課，便一箭射進去，如此便大功告成了。某日，阿C又重施故技，只見一箭射出，但聞一聲噁哨，便有人應聲而倒，阿C在直呼倒霉之際，只好賠償一筆醫護費了事。

阿C愈想愈氣、愈氣愈覺得懊惱，不覺進到了“豐

中”，正上演著「飛天老爺車」。片中但見那矮人隊在球場中蹬來跳去終贏了長人隊，在大呼過癮之餘，終於阿C帶回來了一件新的法寶——「彈簧運動」，從那天起，阿C一天練習少則三時，多則半天，整天你都會看到他到處蹦蹦跳跳地，如此一月，終於大功告成。

此後，但見阿C在門口萬頭窺動中一蹬，便飛越了衆人而停在那最機要位置，又一蹬便往後門“全味”進補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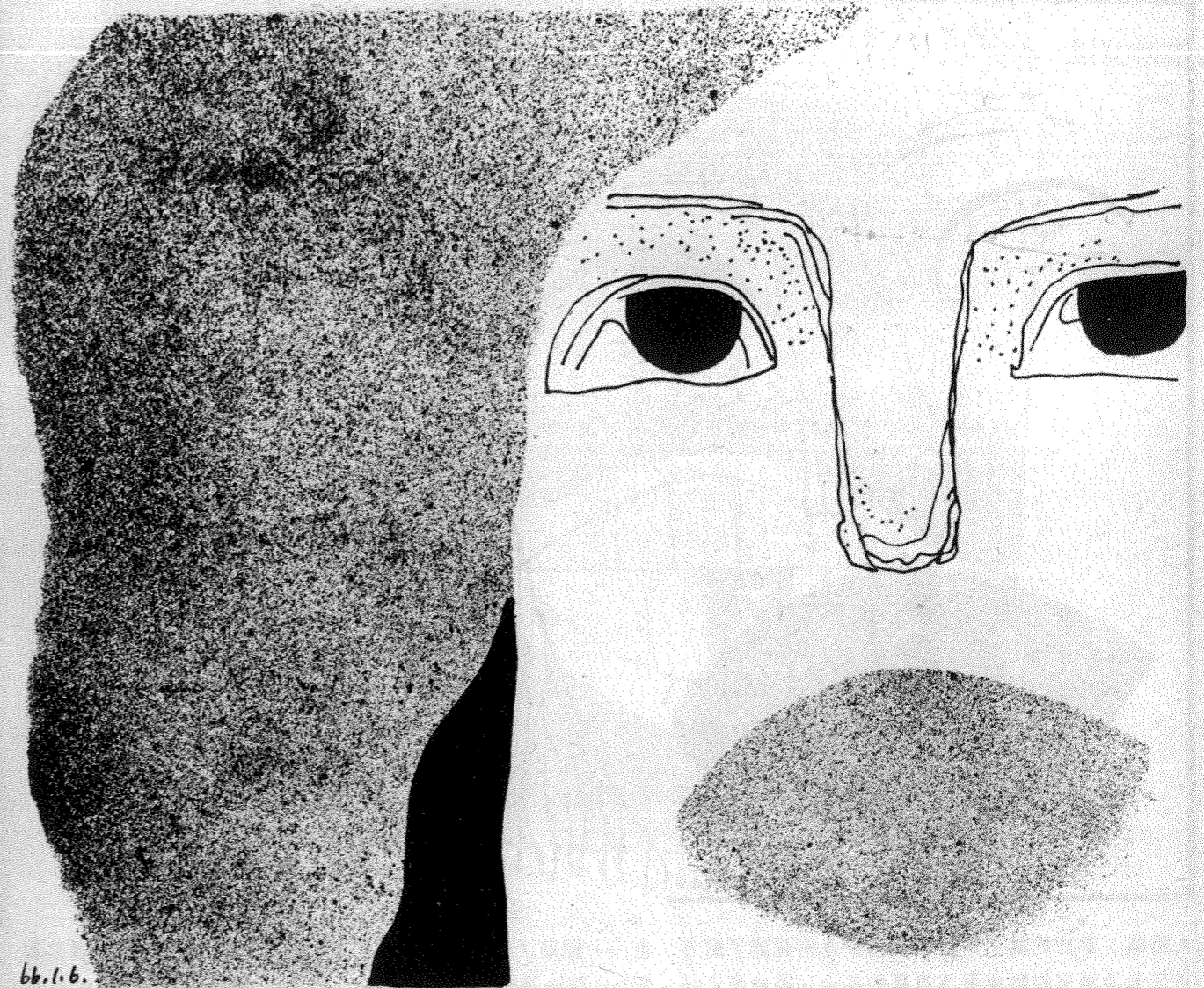
尾聲

在此聲明，阿C並不一定指特定某一個人，他可能存在你我的週遭，但也可能就是、我，不管是誰，總之，他是存在的。

此文所記載之種種生活面，也都是你我所熟悉的。這是我來校一年多內心的感受。希望能透過另一種形式表現出來，雖然它的筆調比較詼諧些，有時它的意氣也許較激昂些，但也卻是基於一種愛校、愛同學的感情衝動。

無疑的，“中國人”似乎都太忙於自己、忙於分數，顧不得別人，更顧不得學校了。難道大家都是甘於寂寞嗎？或許功課真的是太重了。（或許你會笑我傻，那會有如此的閒情逸緻來寫文章）。但是只有個人沒有團體的，團體將在無形中潰散、瓦解。且不管過去你是×中的，且讓我們收斂起往日的傲氣，共同來參與這種體認：這是我們的學校，雖然過去它會摔跌過，但如今我們已欣然見它勇敢地再爬起來了。從我們踏入這個學校後，我們即已和它建立起一種永不磨滅的關係，它的榮譽；就是我們的榮譽，我們的榮譽也就是它的榮譽，縱天涯海角，任天地悠悠，我們都將永遠屬於“中國”，“中國”也將永遠屬於我們。

往事何必再回味，且讓我們大踏步前進吧！



bb.1.6.

西風的故事

謝宏忠

（記第一屆全國醫學院校聯合演唱會前後）

當西風吹落一地金黃時，聖誕紅在清朗的秋日下顯得更爲耀眼了，一朵朵殷紅的花像是由壯士斷腕滴入泥中的鮮血所化成的冠冕在秋風裡綻開，一片片滿面紅暈的花瓣更像是一位位剛換上新裝的小天使，輕啓他們數片朱紅的丹唇，傳頌著古老西風的故事……。記得兩年前也是聖誕紅開遍滿園的時候，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猶有新生銳氣的年青人，在一間斗室裡談論著五花八門的世界，談至興處，突然有人異想天開的想到「好啊！我們台中位居台灣地理中心，正可以來個以樂會友的壯舉，南邀高醫，北請三校，也好見識見識別人的長處。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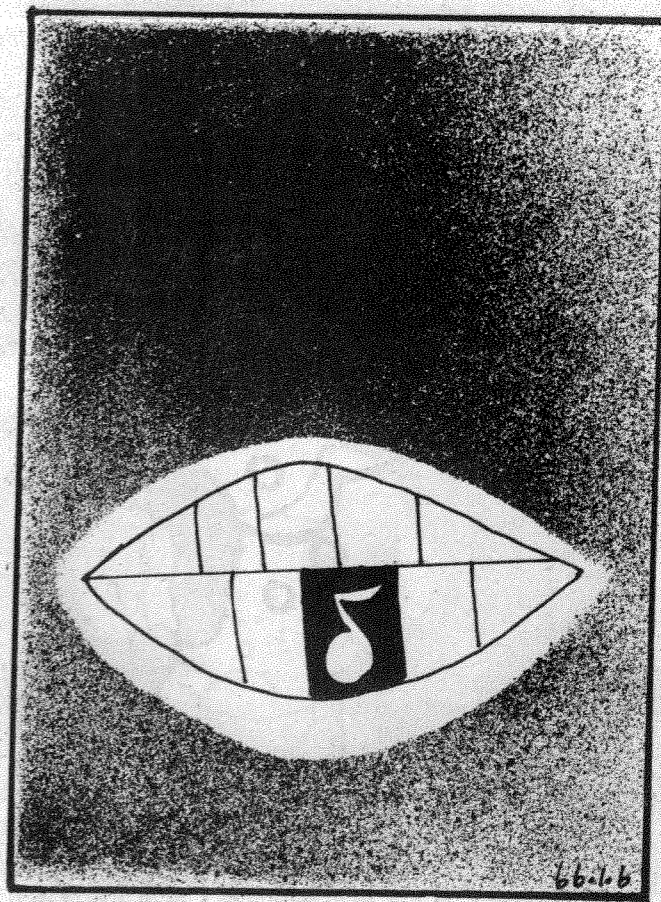
各位以爲如何？」語畢全室爲之哄然，不過卻是越談越有勁，彷彿已是成事在望，望著大家那張張興奮的臉孔，不禁令人想起了古時春秋戰國時代會師中原的群雄，結果談到不知東方之既白……。事隔兩年，沒想到昔日偶然埋下的種子竟像登陸月球的太空船一樣，到處伸脚尋找可著陸的地方，兩年來新銳之氣雖已削減不少，壯志豪情卻仍與日俱增，於是在各種因緣合和的催化之下，終於這顆種子發芽、生根、成長，進出了地面，見到了陽光！

既已決定辦此事，便於今年暑假往台北與各校負責



人聯絡，當初的構想是除了讓各校互相認識了解外，也想為偏遠地區的醫療服務籌募些基金，經會商之後，各校負責人認為此事很有意義，便都非常願意參加這次的活動；既獲得各校的支持和鼓勵，乃進一步擬定詳細的辦法，然以學校未開學，一切事情不便推展，就這樣地暫時擱置了一個暑假，開學後便積極為此奔走，首先以「第一屆全國醫學院校聯合演唱會並為偏遠地區醫療服務籌募基金」的名義向學校提出公文申請，唯因所需經費甚大，雖然用意很好，參加的學校又是全國性的，學校仍認為此事有關大體，輕率不得，所以考慮了很久。在這段期間各校負責人紛紛寫信詢問我們到底辦還是不辦，怎麼公文遲遲未至。當時實在很難給他們肯定的答覆，只有要求他們先加緊練唱，既可以提高團員素質和演唱水準，又可以為時機的到來準備，即使辦不成亦無所損失；就這樣子過了一個月，學校的答覆總算下來了，意思以為此事雖好，經費卻是一大問題，且撇開學校的補助不談，單是籌募基金這件事就夠複雜了，一下子要與稅捐處打交道，一下子又要擔心所得的基金如何分配？各校使用的情形又如何？說起來輕鬆，辦起來後遺症卻是一大堆，考慮再三亦覺不妥，乃拿回公文重新

擬定，另行提出，並把名稱改為「第一屆全國醫學院校聯合演唱會」，其目的主要亦在讓各學校有觀摩學習的機會。除此之外更想由此打破各校互不相干的局面，每想到台灣已是那麼小了，還分那麼多派系，互相排擠，心頭實感慨多多！這回學校終於批准了，於是快馬加鞭的告知各校這個好消息。誰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首先是台大說現在功課很忙，恐怕屆時有些困難；次是北醫說其團員都是新面孔，練唱來不及，經費也成問題，希望我心裏有個準備；陽明更說他們是新興的學校，所有的學生不過醫學系和牙醫學系，雖然很想參加恐怕心有餘力不足；接到這些信時，心都涼了一半，好說歹說的替他們解說一番並為他們打氣，才欣然有生望焉，答應參加了！雖是如此，仍怕他們臨時變卦乃保持不斷之連絡，直到報名單寄到，演唱歌曲，所須時間，團員人數確定下來之後，心頭懸空的一塊石頭才放了下來，當然以後印節目單、紀念章、請柬、入場券、跑廣告、籌經費等的勞苦，都不在話下了。說起來此次的活動，經費實是最令人傷腦筋的事，學校只補助了報名費和演唱會當天各校在台中的餐點費，其他有如場地、鋼琴租金等費用均由團內自行設法解決，困難也就在所難免了。



本來要收一千元的報名費也因救國團不肯答應而改為伍百元，使本來已捉襟見肘的經費更形短缺！為此我們要特別感謝編輯研究社和台灣省醫師公會給我們的支持和鼓勵！

25日是令人興奮的日子，眼看著一部部的遊覽車載著不同學校的學生由台北趕來，心頭的高興真是難以言喻！高醫因人少，無法租遊覽車來，還是一早搭火車趕到，真被他們的熱忱感動！也就更加賣力的招待，唯恐服務不週，壞了地主之名。首先我們安排北醫、台大往黎巴嫩山莊歇息；高醫、陽明因想參觀我們學校和中正公園，便在教室小歇一會。為了這次演唱會能更加圓滿，當然預演是不可省的，於是在下午三點左右前往中興堂排演，讓各隊熟悉場地和出場次序以及大合唱的隊形！當然練大合唱是我們主要的目的，練到五點便招待各校至我們的學生餐廳進餐，望著群聚一堂，共進晚餐的各醫學院校學生，真的希望有一天台灣的醫界也能如此的互助，像一家人一樣的和諧，那麼這次的演唱會就不僅是唱唱歌而已了！餐畢，各校分別往中興堂換裝！霎時每個人的眼睛都亮了起來，只見高醫每個男孩子打了條大紅的領帶，顏色配的恰到好處，女孩子更不用說

了，濃粧淡抹總相宜，一襲迷地的白禮服加上一朵綻開的玫瑰花，疑是仙女下凡來！上台前每個人都興奮地等待著，終於鈴聲一響，節目開始，只見每個學校精神抖擻的往台上一站，在指揮輕巧的手勢下，都唱出了完美的合聲，一片歌聲中我已忘記了上台的是什麼學校，只知道一張張圓滾滾的口在我四周迸放，每一張口下的一顆心好像就要吐出來似的，此時的我別的都沒想到，只想到這麼一句話「萬里江山無限好，一草一木都是寶」，不知為了什麼。直到最後大合唱「我所愛的大中華」震醒了自己，跟著指揮的手勢，唱出了千年來蘊藏於每位中國人內心的大漢天聲，「我願永遠為你盡忠，永遠愛你，我要永遠愛你，愛我中華，我中華！」琴聲甫落，台下揚起一片震耳欲聾的掌聲，回想著過去所做的一切，再想看清聽眾時，竟已模糊了。

西風已過，聖誕紅似乎比以前更紅了！